

有情绪的植物

王太生

印第安人有一种古老仪式,每年在玉米要结棒子的时候,年长的妇女和老人会到玉米地里跟“玉米妈妈”交流,口中喃喃,用商量的口吻与一株株玉米说话:“啊!让你的孩子——玉米种子们养活我的孩子吧!我也要让我的孩子养活你的孩子,并且要让我的孩子世世代代都种玉米。”有些植物也有情绪。

我原先住的地方,楼下长了两棵树,一棵是枇杷树,另一棵还是枇杷树。两棵树,交织婆婆,风姿绰约,到了暮春,掉落淡黄的小花,“噼里啪啦”,结了毛茸茸、黄澄澄的小枇杷果,邻居们也不摘,看枇杷枝旁逸斜出,留在树上远远地观赏。有一天,下班回家,两棵枇杷树,不知被谁折得惨不忍睹,不仅一树枇杷所剩无几,还被折断了不少树枝。第二年,枇杷

树虽照例开花,但结出的果子,稀稀拉拉。人挨欺负了,会生气;植物被伤害了,也会生气。人生气时,气鼓鼓的;植物生气时,不会说话。人生气,会得病;植物生气,结的果就少。

生气,是生命在生长和存活过程中的一种低迷状态。因为它在生气,各方面的情商和智商被压抑着。人生气,还会找到一种方式和缺口释放;植物生气,且让它休息一会儿吧。到了来年,那两棵枇杷树,好像忘记了以前的事,又像往常一样,挂毛绒绒的枇杷果。

一颗枇杷,又大又甜,圆润饱满,那是枇杷树高兴时结出的。如果枇杷树不高兴,结出的,又小又涩。或者,干脆就不结果子,树也和人一样。

这几年城市拆迁,许多老树被遗弃,父亲收留了一棵柿树。那棵老柿树被人砍首截腰扔在路边。父亲从一个红铁锹的人手中买下,把柿树栽在楼下的花园里。老柿树被人遗弃似乎很生气,没有一点动静,父亲沏肥浇水,冬天用糠草把树身包裹得结结实实。隔了一年,老柿树才渐渐气消,终于爆芽开花,结出的小柿子,碧绿的,挂在枝头。到了秋天,柿子渐渐深红,越长越大,父亲找来几根木棍,支住下坠的树枝。

木本的树会生气,藤本、草本植物也会生气。龚自珍《病梅馆记》“天其稚枝,锄其直,遏其生气”,惹其生气,长成病梅。巴克斯特是美国的一位测流专家,他把测流仪的电极绑在叶片上,通过电压测量观察植物的变化,水从根部上升到叶子的速度究竟有多快?结果惊讶地发现:这些叶子也有情绪。

不生气的树,能够生长千年。上初中时,校园里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,站在树下,我能够听到树干,水的流意。那棵树站在那儿已经千年。那时,一个15岁的少年,站在一棵大树下,在时间面前,显得多么渺小。

就让我站在树下,想象一棵树是一条立体的河吧?汁液流淌,顺着树干涌动,流向枝杈。那些声音,柔波拍岸,轻得没有一丝声息。

一滴水,从树根流到树冠,需要多长时间?树的生长速度,是水的流速。树长得有多快,水的流量就有多凶猛,根须饱吸地下水汽,转换成另一种形式,只有工匠拿着斧和锯,将一棵树拦腰截断,那些液体,汹涌而出,弥散一股青涩水气。

还有一棵千年柏,站在一座古宅里。漫长的风雨际会,一半树干遭雷击已经枯死,还有一半仍绿莹莹地吐泛着新绿。因为它不生气,再加上千年来,树下子孙的仰视呵护,老树依然精神矍铄。

这个世界,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脾气,唯有树你不去招惹它,就会没心没肺。有一户人家,人早已搬走了,树还留在那儿。那几棵小银杏树,不知道主人已经搬走,长了浓密的叶子,意犹未尽,还挂了繁密的嫩果,仍然乐呵呵地站在那儿,不解风情。

别离

(外一首)

千 叶

每一次别离
都默默无语
久久凝视
又木然离去

你怕泪水流出
挽住归途脚步
我怕眉心紧锁
牵起淡淡离愁

于是
我们相视一笑
转过身
又挥了挥手

终于
你走了
带走了深深的爱
留下了涓涓的情

记得
那个淋湿的晚上
无星无月
只有淅沥沥的雨声……

灵 感

诗人说
诗是写在纸上的灵感
哪怕只是一瞬
也会把烧焦的爱点燃

春风得意时
她 对你冷淡
悲伤失落时
她 光顾眷恋

她是无形的
想来时无法阻拦
或以物喜 或以己悲
洗涤灵魂 抚慰情感

诗人说 她是
梦的摇篮
神的呼唤
心灵的港湾……



赵武明

红日冉升,三危山霞光万丈;斗转星移,莫高窟历久弥新。

敦煌文化深邃博大,相交以情道契于心,温暖遇见镌刻一生。

在袅娜的敦煌乐声中,我不仅仅看到了巍峨峻拔的莫高窟九层楼,还看到莫高学堂掠过一张张灿烂的笑脸。

时间是一种势,可以删除一切残渣,也可以淬炼一切真知,更可以留驻一切美好。夜空只有暗透了,星光才会愈加璀璨,历史所代表的时间之轴就是精神。莫高文化,让心灵之旅得以升华。

遇见,是一种美,是刚刚好。灵魂若可以相契,便是一种罕见的缘。若懂,不想;若不懂,说了也不懂。瞧!一群孩子着敦煌服饰,手拿艺术作品缓缓而来。三五个在舞蹈,三五个在拨弦弄箫,沉浸在敦煌仙乐和伎舞中,好似敦煌壁画中翩翩而来的飞天女,犹抱琵琶震尘嚣。

这是在莫高窟前。摩肩接踵的人们更多的是一种好奇和走马观花。走进艺术圣殿的不都是艺术家,更多的是围观者。跋涉千里,不及眼前所观。就像旅游,乌泱泱一片,追逐的并非景观,更多的是一种放逐心情而已。来到敦煌,除了莫高窟、鸣沙山月牙泉、雅丹魔鬼城、玉门关、阳关、党河风景线等景致,更多的膜拜者是来聆听历史的跫音。假以时日,总会自诩去过敦煌。

这一生,注定有些事是必然要经过的,逃也逃不掉的,比如敦煌。从诞生那一刻,敦煌就注定是世界的一个大博而幽深、显赫且又独立的存在。其丰富

的地理、厚重的文化、多元化的宗教气息,独处边塞的落寞与繁华,超越千年的沉重与曼妙,飞天曼舞的伎乐人,历史的沧桑,一切都在久远而又仿佛在眼前。

敦煌是一个梦,敦煌更像一首诗,更是一支令人陶醉的曲,让您聆听,让人追逐。敦煌的魅力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感染,内涵丰富,独特神秘,气韵强大,诚笃肃肃。

生命智慧,传承有道。最贴近自然和文化的星空宿营体验对于孩子来说,就像缤纷多彩的万花筒,他们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知着。孩子无限的想象力,神奇而美妙。逐梦而来,梦想成真。在莫高学堂中,一片树叶、一株野草,质朴的绿意,延向孩子们求知的目光。噢!还有大人们也在学堂静心聆听,弥补对敦煌的无知和神圣的洗礼。

此刻,我们不妨选择走近敦煌。这或许是一场穿越历史的短程,也或许是一次唤醒生命的奇遇;这或许是一场独特的研学之旅,也或许是一次灵魂的皈依。这里有沧桑凄凉的古老意境,也有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盛景。莫高窟承载千年的文化艺术,这里有精美绝伦的壁画彩塑;九层楼周身透着的金色光环,流进了圣殿,也点亮了人心。

不!我想,此刻就在敦煌,文随思动。一个书写者,特别用心。遇着,不期而会也!生命丰盈,万物有灵。以风声,以水响,我就在这里。膜拜莫高窟,走过鸣沙山,掠过月牙泉,穿过阳关,打坐雷音寺……静静地冥思,任风敲打,义无反顾地置身于此。笔尖流淌岁月,纸上抒怀苍茫。一任思绪流淌。天地之间,无非是栖身摇曳的一座驿站;人生无非是羁心绊意的事情,可喜或悲,不过如此而已。能够在文字中行走,总是美好的。

在这里,我们不仅仅是观看,也可去描摹绘画,也能手工制作,当无限接近清澈的事物时,所有的日子都沾满了自信和幸福。丰盈人生,融入情感。在这所特

殊的学堂里,跟随导师行走在艺术的殿堂领略敦煌文化的精深,了解丝绸之路的兴衰,收获新的知识。这是一场修行,更是一种传承和发扬。

想走进莫高窟,那先得看看电影《千年莫高》和球幕电影《梦幻佛宫》,它们可以帮您揭开敦煌与敦煌莫高窟的神秘面纱,历经千年的悠久文化给以直面的视觉冲击,身临其境地观看洞窟建筑、彩塑和壁画,领略莫高窟博大精深的艺术。

曾记得,有句话:等等灵魂。是在等待自己的灵魂,还是等待有趣的灵魂终会相遇呢?对充满变数的未来,我一以贯之,顺其自然。一切不能随波逐流,也不能一意孤行,一切随心所欲。人生的平平仄仄中,因为有了遇见的温暖,所有的日子都沾满了露水和花香,在岁月辗转中不惊不扰,回忆中依然会写满敦煌给的遐思和厚重。

时光一旦被注入了情感,就会变得留恋不舍;生命的旅途一旦融入了悲欢离合,就有了分量。身临其境石窟文物数字化工程,才能真切感受千年石窟的历史沧桑,欣喜于现代科技赋予古老文物重生的力量,更能真正理解“敦煌石窟守望者”心中那份努力实现敦煌文物“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”的迫切愿望。这里不仅拥有历史的厚重感,而且还渗透着科技的时尚感。在这段旅程中,您会见证千年莫高和现代科技的相遇,也会感受文物数字化工作者为了留住遗迹真颜与时间的“赛跑”。这里停留一刻,或许您就会成为奇迹的创造者。

美丽而又古老的敦煌,暗藏着多少我们难以回答的谜团?来过莫高窟的人未必能读懂它,读懂莫高窟的人未必能留住它,因为它和我们一样拥有生命,既有生命,便有始终。我们想让“终”来得迟一点儿,就必须想办法来保护它、修复它、传承它。它神圣而高大,它

欧 阳

故人来函,说是让劝功与谗语还算投机的地夫君,讲讲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”这个道理。

我有些犯晕。

在我看来,通常外人不适合介入家事,何况还是异性。而且以讲理来论证“不讲理”的正确,是不是得有自己的脑袋先乱,然后再把对方整晕这样的绝技啊?想一想,别自己乱了而被劝诫者还未乱,岂不是会严重的得不偿失吗?甚或火上浇油也未可知。

暂时放下这种形而上的调侃。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”这种论调我是经常听到的。一方面这个学问有很流行的样子,貌似还有专家学术般的论证文字。另一方面好像是身为有经历的男人,不能让女士下不来台什么的。所以不管内心是否真的接受,都要做出认真的样子,以使对方确实感觉到自己的话语进入本人的一只耳朵。再加上圣人云有云,家是个讲爱的地方,是个感情充斥到泛滥的区域,在如此这般应该很乖乎的地方固执讲理,不是白痴也近于榆木疙瘩,或还会沦落到“不通人性”的地界儿也未可知。

只是,爱真的就必须是“蛮横无理”的吗?

不错,爱是难以言喻的,非理性所能解读,而情感本身也很可能是任性、感性的副产品,基本不把理性当事儿。大约也是因为如此,不仅不懂装懂的编故事家,而且专业的心理学家等,在鼓噪和谐家庭的高深道理时,都对夫妻、婆媳之类的家庭关系,互谅互让、相濡以沫云云唠叨个没完……以此推知,人这种颠三倒四、复杂矛盾的生物,是免不了不讲理的,如果有家这个不讲理的地方消化理性的敌人,未必不是好事。

然而,吊诡的是,这种“蛮横无理”的道理,几乎全为女性占有,好像她们更应该是感情(感性)的奴隶一样。就怕这样的“歧视”眼光得不到普遍的认同,不说要求讲道理的男人,很多“像男人一样”的女人也未必接受,像波伏娃,她就觉得这事儿太不靠谱,所以才嚷嚷:女人并不是天生的,而是后天被社会环境(男权社会)变成的。而在现实社会中,的确也能找到不少没有“被变成女人”的女士,像居里夫人,像汉娜·阿伦特。这说明(证明)理性应该是男人女人共有的。

铁匠师傅

(武术)的,两三个青壮年是近不了身的,也不知道是真是假,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和和气气的,从没有出过手。

铁匠是没有胖子的,不过那时的农村实在也是没有几个胖子的。铁匠们长得健硕干练,身手敏捷,满掌硬茧,古铜色的皮肤很是晃眼。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,铁匠的肤色应该不是太阳晒出来的,而是炉火熏烤出来的。老师傅看着有些老相,其实岁数也不大,背脊微驼,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;徒弟也只十八九岁的样子,稚气未脱,看着比我们村里的同龄人长得更结实沉稳一些。

铁匠都是沉默寡言的,他们是我见过众多工匠中说话最少的,比起见多识广的剃头师傅那种喋喋不休,铁匠简直就像哑巴了。这倒不是他们天生不爱说话,而是在震耳欲聋的打铁声中,铁匠似乎没有多少说话的机会。

老师傅的小榔头更像是一根指挥棒,把握着捶打的部位和轻重缓急。小榔头锤打的声音、动作像是传递着某种信号、信息,徒弟心知肚明,两人配合得严丝合缝、分毫不差。我们小孩子似乎看出了一点名堂,又始终没有真正看出门道来。一块铁,一段

是我们的信仰,更是我们的寄托。无论您此刻懂不懂它,都请和我们一起来留住它。如今,莫高窟已向您伸出了那双承载千年历史的双手,让我们一起来参观敦煌壁画保护现场,走近守护莫高窟的“壁画修复师”吧,这不仅仅是一次体验,更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。愿我们一起,留住它!

时光是最好的馈赠。莫高窟旁,“胡杨树”一直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较量。它们无言,挺拔着一种向上的力量。不妨,您来这里浇一滴水,就能让莫高窟绵延万年,让您亲自栽种的这一棵“胡杨树”代替您陪伴莫高窟千百年。不朽的胡杨,会激励着您不断向前。

孔子曰: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。千年后,到敦煌我们终于共赴了一场美与艺术的盛宴。在莫高窟的泥土与色彩的万般融合,时代与人文的无尽流淌中,融入敦煌历史文化中,曼舞轻柔,感同身受,沐浴艺术的阳光下,静享岁月美好。

山以险峻成其巍峨,海以奔涌成其壮阔。仰望星空,砥砺前行。美丽的焰火此起彼伏,升起在月朗星稀的夜空中。夜幕降临,那些前来学习的孩子们放声歌唱《转瞬就是一千年》,歌声激荡在星空中。尽情地唱吧!尽情地跳吧!我也置身敦煌艺术中,让时间拥有一种更为本质的力量,而人类在内心深处对这种力量存有敬畏。这里的星空是你的!那一轮明月,一定也是你的!安静地去做一件事,让时间来说话。在这里,把您心中的敦煌幻化为现实;在这里,您和时间赛跑。真正的艺术是一场修行,脚踏实地地精心沉淀,触摸敦煌,走进敦煌,感悟敦煌。

穿越千年,我们不虚此行。穿越千年,追寻一种力量。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慕学之旅,启智心灵。千年莫高,经年一梦。敦煌有约,不见不散。

家不是讲理的地方

何以中国的很多女性持有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”这种观念呢(不知道西洋文化熏陶的妇女们是否也如此)?难不成是咱们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训导所致?这也不对啊,自古以来咱们都是君臣父子之说,历史书上没有记载,也没听说有女人胆敢“不讲理”的事儿,倒是“三天不打上房揭瓦”这种针对女人的规矩现今还在边远的乡村占有一定市场。

或有人问了,武则天老师怎么说?说到这个特例,我认为女性不宜于随手拈来说事儿。你想啊,武皇帝当权,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”这种学问会不会变身为男人的说词呢?倘若真的如此,家,这个不讲理的院子里怕是会家暴泛滥的——不讲理完全可以演绎成暴力决定对错的局面,这时候,应该是女性不适于争辩说话,而不会是“不讲理”的美好时光吧。

好了,不讲歪道至理啦。一般来说,人与人之间,不只是家庭,即便是大的社会环境中,相互的妥协、让步都是必须的,讲不讲理都得有宽松、容忍相反观念、行为的肚量,在不影响相处(处世)原则、不颠覆价值伦理的前提下,确实没必要过于较真,否则,“泼妇、野蛮汉子”就会成为现实景象。

话虽如此说,但我家以还是有讲理的背景比较好。其它不说,倘若“不讲理”成为习惯性思维,走出家门面对世相,您真能够在讲理与不讲理之间转换自如吗?更重要的是,在讲理和不讲理之间,您觉得对孩子会有什么影响呢?他们又如何辨别何时该讲理,何处应不讲理呢?是真诚还是讨巧?如何行为、判断呢?这里还未触及中国普遍存在的逻辑认知混乱问题——未必和这种学问没有关系。

再具体到家庭,忍让、妥协,相互的理解融合,相互的体谅和情感交融,是讲理更容易搭建出来还是“不讲理”更便于达成呢?

要是你家先生用拳头来处理你的不讲理,你觉得怎么样?末了,我回复提问者。

你怎么这么说?!她有些吃惊。家是个不讲理的地方,不是吗?你可以,他不是也可以吗……



我也很喜欢听打铁的声音,比起弹棉花那略显单调的弓声生动多了。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似锣似钹,时轻时重,时急时缓,时长时短,清脆简朴,契合着某种起承转合、峰回路转,富有节奏感、音乐性,整个打铁的过程,其实是在铁匠用榔头演奏着一首首乐曲,给沉闷的山村弄出许多动听的喜悦来,打制一把锄头、一把菜刀,倒真像是演奏一首名副其实的最原始的打击乐。

一件农具千锤百炼打成了,师傅要反反复复察看,觉得满意了,回炉加热到一定火候时猝不及防地扔进盛满水的大木桶里,嗤地一声,一股水汽就直冒出来,一件农具就算大功告成了。听大人说,最后一道工序叫淬火,别看师傅随手一扔,其实是深藏着许多玄机和经验的。

最后,师傅要在打制好的农具(炊具)上戳盖一个自制的钢印,像书画家那样签名盖章,亮明自己的身份。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别具一格的“印章”了,不张扬,很朴实,这是铁匠的行规,也是铁匠的品格,让人肃然起敬。

工业化和现代化使很多手工艺工匠都慢慢消失了,最终他们都将永远消失,这是一种惊喜,也是一种遗憾。永康的铁匠师傅想必也是越来越少了,但他们的硬汉、好人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